

没开一部的神望的田
人们炸静样喜的铺
们的的一态色庆人子
在想黄擦满，们多
起色口足也，那在
出烟径了就是数初
水雾不他样如六
豆，等们的说，的开
腐那的的人日张
的些瓷的内人表中
水饭质心们天情
碗器需选人都
色碗器需选人都
显而择，那
出街

新经典文库

毕飞宇

短篇小说

代表作

是谁 在深夜说话

春风文艺出版社



毕飞宇短篇小说代表作

是谁在深夜说话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毕飞宇 200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是谁在深夜说话 / 毕飞宇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7.10

(新经典文库 / 林建法, 韩忠良主编)

ISBN 978-7-5313-3185-8

I. 是… II. 毕… III. 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34274 号

是谁在深夜说话

责任编辑 韩忠良 王维良

责任校对 陈杰

封面设计 张志伟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http://www.chinahunfeng.net>

联系电话 024-23284390

传真 024-23284393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刷 沈阳市新友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数 152 千字

印张 6

印数 1—10 000 册

版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13-3185-8

定价 12.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24-88517857

新经典文库

王安忆短篇小说代表作	稻香楼
铁凝短篇小说代表作	安德烈的晚上
苏童短篇小说代表作	桥上的疯妈妈
迟子建短篇小说代表作	微风入林
刘庆邦短篇小说代表作	红围巾
赵本夫短篇小说代表作	斩首
阿成短篇小说代表作	上帝之手
格非短篇小说代表作	戒指花
毕飞宇短篇小说代表作	是谁在深夜说话
范小青短篇小说代表作	像鸟一样飞来飞去

主编：林建法 韩忠良

责任编辑：韩忠良 王维良

版式设计：马寄萍

封面设计：张志伟



MÜNCHEN

郑宇

毕飞宇，男，1964年生于江苏兴化。1983年考入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1987年毕业。同年赴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任教，从教五年。1992年任南京日报社记者。1998年起任《雨花》杂志社编辑。

80年代中期开始发表小说创作，共出版《毕飞宇文集》四卷，以及《玉米》《平原》等小说多部，共二百万字。曾荣获第一届、第二届鲁迅文学奖，首届小说学会奖，冯牧文学奖。

自序

这个集子是应了林建法先生的意思选编的，建法兄的要求有两个，第一，所选的篇目要有代表性，尽可能地呈现各个时期的特征与风貌。第二，总数以十五万字为宜。

依照建法兄的主张，我在这个集子里选编了各个时期的短篇小说凡十八篇。之所以选这么多，是我的短篇大多都很短，少了凑不够数。老实说，在短篇之短上头，我是有些骄傲的，不短还能叫短篇吗？其实这也没什么可以骄傲，我的小说短，完全不是响应了“短篇要短”的伟大号召，而是我的出手就是这样。

我写短篇最多的时候是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新世纪以来，六年了，我只写了可怜的两个，有点说不过去。有人以为我对短篇失去了热情，实在不是，是我分不出手来。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年我对短篇的兴趣是抑止住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把羊肉和狗肉同时放在嘴里咀嚼，那样的滋味我不喜欢。我的习惯是咽下去一口再吃一口。吃着嘴里的，盯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这才是我的真实写照。这样的吃相实在不好看，但是，也有它的好，有它的步骤，不会乱，不会嚼着了舌头。

2006年5月12号于南京龙江寓所

目 录

001	自序
001	充满瓷器的时代
013	枸杞子
021	是谁在深夜说话
028	受伤的猫头鹰
034	姑娘的弥留之际
043	写字
051	哺乳期的女人
060	遥控
069	火车里的天堂
079	男人还剩下什么
089	生活在天上
104	白夜
115	怀念妹妹小青
126	阿木的婚事
139	蝓 蝓 蝓
153	唱西皮二黄的一朵
164	地球上的王家庄
173	彩虹
185	附录：毕飞宇短篇小说总目录

充满瓷器的时代

地址的选择绝对是先验的，它从一开始就决定了“是这儿”而不会“在那儿”。这一点从英语的发音也可以得到证明：here，多么决绝、充满信念；而 there 就恍惚得多，悠悠得多，拉开了一段模糊距离。蓝田选择他的店铺地址时一开口就咬定了 T 形巷口的阳面拐角。许多人劝他，你怎么糊涂了，你怎么忘记豆腐店老板娘吊死的长舌头了？蓝田显得义无反顾，但蓝田的回答从一开始就有点阳气不足，他说，我卖瓷器，又不出豆腐。蓝田的女人一直盼望铺子能开在剃头店的对面，那里人多嘴杂，是三十至四十岁的女人最喜爱的隐私风景线。蓝田的最终决定打消了蓝田女人的如意算盘，蓝田站在 T 形巷口的阳面拐角，甚至是恶狠狠地说，就这儿。这句话在上帝的耳朵里一定就是 here，众所周知上帝的两只耳朵同样精通英语。

豆腐店的生意原先就好，在秣陵镇与阳光

植物们一起妖娆。许多人主张对豆腐应当缄默，因为豆腐的历史完全对等秣陵镇的历史，这样的话题引发开来将不可收拾。豆腐罗列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之后，是秣陵镇开门的第八件事。有一年冬天外乡人王五连同他的老婆一起来到秣陵，他们带来了两样陌生的东西：他们的外地方言和王五老婆白嫩的皮肤。见过王五老婆的男人们都说，哪里是人，分明是块豆腐。男人们针对有没有碰触王五老婆的皮肤用了这样一句隐语：吃豆腐了？是男人都知道这句话已成了典故。这是秣陵镇对汉语的唯一贡献。由此不难考证，汉语的发展与不光明的社会需要密切相连。

王五的豆腐店风靡秣陵镇时大约处在王五仿学秣陵镇的口音过犹不及的时代。也就是说，王五差不多被秣陵镇认同，但同时又无疑是外乡人的这段时间。每天清晨王五的老婆坐在热腾腾的新豆腐旁边，她坐在椅子上，抱着一只膝盖弯或另一只膝盖弯，十只长指头叉在一处，宛如未开放的花瓣。她挑着画成的假眉毛对每一个买豆腐的客人说，今天吃豆腐？她的外乡口音很快使秣陵镇对豆腐充满了激情。人们用它宴客待宾祭祀祖宗。今天的秣陵镇人学会了忆旧，这是T形巷口的阳面拐角对秣陵镇的最大贡献。

蓝田的铺子在初六开张，那天来了许多观望的人们。多数人的表情都不像蓝田那样喜庆，那样如日中天。人们的脸上是一种不确切的神色，也就是说，人们选择了一种似是而非的面部静态满足了他们的内心需要。人们看清了铺子里一擦一擦口径不等的瓷质器皿。是饭碗。透过爆竹开炸的黄色烟雾，那些饭碗显得很麻木，瓷的光芒使人们想起出水豆腐的水色。出于比较，瓷质显得无情无义。用瓷器发明饭碗一开始就文不对题。瓷器在秣陵镇应该充当何种角色，是一个博大精深的话题，人们复杂的表情表明了大伙对这一问题的无能为力。

后来蓝田女人怀里的奶娃就哭了。蓝田女人两条腿的旁边各有一个难分性别的孩子。他们(?)抱着蓝田女人的腿,用惊恐的白眼打量四周。怀里的孩子一声惊哭蓝田的女人便抖动起两只胳膊,她的两只大乳房水袋子一样发出液体晃动的声音。蓝田听见了奶娃哭号,脸上说变就变。蓝田大声说,你怎么孩子也不会带?你的两个奶头让狗吃了!蓝田的女人走到了铺子的后面,那里堆满杂货,弥散出驴粪蛋的悠久气息。许多人都记得那里原先喂了一头驴,磨粉的时候双眼被两片黑布罩住。迷失了方向的毛驴往往会一往无前。主人手里拿了鞭子,驴的眼睛变成了最无意义的生物部分。蓝田的女人把酱黑色奶头塞进了奶娃的嘴里,奶娃掉过头吐了出来。蓝田的女人就势换了另一只,奶娃用刚出蕾的牙齿咬住了。蓝田的女人尖叫了一声便在奶娃的屁股上猛拍几下。蓝田对儿子的啼哭耿耿于怀。说不出理由。好多日子以后心里头都隐隐不快。

蓝田和他的女人有意无意地学起了秣陵镇的声腔音调。这是接近异乡人唯一的途径。蓝田不久就学会了用秣陵话骂秣陵人了,秣陵人接受了蓝田这个讨好性做法。蓝田这样说:“是你呵张哥,我日你龟婆!”“张哥”则这样答曰:“是呵我日你龟婆。”

秣陵人很快发现他们当初的疑虑毫无道理。饭碗的生意好得惊人。秣陵人自己也发现了,饮食器皿比饮食本身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致,蓝花白底的饭碗就这样从养毛驴的地方搬上柜台,再走进每一个家庭。与此同时,另一样手工业在秣陵得到了飞速发展,他们拿着一把小锤和钢錾,挨家挨户在碗底凿上男人的姓氏。根据审美趣味的不同,这些手工业者预备了行、草、隶、楷等四样字体,另外配制蓼蓝、朱砂和墨黑三种颜色,这样的组合基本保证了每家每户饭碗的百花齐放。据说殷寡妇一时心血来潮,也在饭

碗上刻下了她死鬼男人的姓，殷寡妇吃饭时捧着那只碗四处游荡，脸上的样子幸福得像新娘，好像第一次端起了她男人的饭碗。

秣陵镇总结出了外乡人的厉害，外乡人总能在秣陵镇呼风唤雨，他们点头哈腰，到头来受制于人的却是秣陵镇自己。

蓝田的女人不识字，甚至不识阿拉伯数码。然而，蓝田女人的记忆和大多数目不识丁的聪明女人一样眉清目秀。在每天开门和打烊的这段时间，蓝田的女人守着成打成捆的瓷器，显得寂寞孤独。在生意的间隙蓝田的女人几乎记住了方圆几十户人家的老小姓氏。不久以后蓝田的女人神经质地念叨一个灿若桃花的名字：展玉蓉。熟稔秣陵镇历史的人都知道，叫这个名字的女人是王五他老婆，一个豆腐一样白嫩、指头摸两下就要裂开身子的俏丽女人。蓝田的女人开始了史学探究，她对展玉蓉当初的一颦一笑有一种疯狂的投入，她几乎向每一个在T形巷口驻足的女人打听豆腐坊的过去。但展玉蓉的名字有一种魔法，使所有飞短流长的女人顾左右而言他。

最初满足修史者好奇心的往往被修史者称为“历史”。这里同样存在得来全不费工夫这条真理。终于有一个麻脸婆子给了蓝田的女人一把研究展玉蓉的金钥匙。麻脸婆子用更年以后的干涩嗓音（这样的嗓音完全适宜叙述历史）告诉蓝田的女人：

（展玉蓉）先前在城里做姑娘的。

做姑娘？什么是做姑娘？

你怎么这个也不晓得，就是做那个。

哪个？

卖嘴皮子。

什么卖嘴皮子？

木头。是下面那张嘴。

蓝田女人恍然大悟的神情泡在苍茫的暮色之中。即使是一个单个人的历史依然是空旷的。做姑娘。蓝田的女人开始设想展玉蓉在秣陵镇的诸种细节，每一个细节自然都是“做姑娘”的派生部分。晚上睡觉时蓝田的女人说，你知道王五他老婆是做什么的？蓝田说，我哪里知道。在城里头做姑娘，女人说。做姑娘？什么是做姑娘？你怎么这个也不晓得，就是做那个。哪个？卖嘴皮子。什么卖嘴皮子？木头，是下面那张嘴。蓝田脸上的神情认真起来，你怎么知道的？蓝田女人的脑海里顿然出现了历史空缺，但蓝田的女人立即把展玉蓉“做姑娘”推向了历史的最高真实，蓝田的女人说：“谁不知道。”

在那个暴雨的午后麻脸婆子开始了展玉蓉的历史补充。历史的叙述方法一直是这样，先提供一种方向，而后补充。矛盾百出造就了历史的瑰丽，更给定了补充的无限可能。最直接的现象就是风景这边独好。从这个意义上说，补叙历史是上帝赐予人类的特别馈赠。

麻脸婆子依照本能一下就把握了叙述历史的科学方法，即针对死去的人一律采用批判眼光。这给讲述与接受都带来了无限快慰。“她（展玉蓉）不是在城里做姑娘吗？”麻脸婆子说，“不知怎么弄的（这为另一位补充者提供了契机）就嫁给了王五。他们来到秣陵镇，就像从石头缝隙里钻出来的一样。他们来到秣陵镇。做豆腐是后来的事。豆腐的确白，但豆腐能太白吗？太白不成臭豆腐了？”

麻脸婆子说，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白的女人。麻脸婆子说，一眼就晓得是做姑娘的。你说说，那么白不做姑娘还能做什么？麻脸婆子说，你白吗？我白吗？

不白。蓝田的女人又认真又惶恐地说。

不过我年轻时还是蛮波俏的，麻脸婆子说，要不是生了天

花，我原先是个美人呢。谁不看我。麻脸婆子喟叹一声说，你看看现在。

这又怎么了，蓝田的女人说，还不是一样波俏，五官七孔在这儿。

麻脸婆子脸上的每一个麻子都发红光了。你晓得她怎么死的？吊死的？是让她男人勒死的！她和剃头店里的每一个男人都睡过，把那些剃头的腰都睡闪了。你瞧瞧她出的豆腐，哪一块不臊气烘烘的，男人全像猫见了腥。

这个午后的雨把巷子全下空了。整个T形拐角布满雨的声音。每一家店铺的滴漏上都拉着密匝匝的雨帘。空间积满了茫然与空阔。瓷器在午后的雨中恪守安宁，同时散发出了一种稳固的忧郁，与它们作为碗的身份不相符合。然而，作为谈话时的背景，尤其是女人向女人叙述历史时的场景部分，瓷器以及它们的忧郁恰如其分。这个不容置疑，要不然这故事就没法说了。在一段相当长的沉默过后，麻脸婆子说，这也不能怪她，她就是做这行的，再说，一个外乡人，不那样又怎么待得下去。麻脸婆子说这话时每一颗麻子里都放了好多同情，只要她一笑那些同情就会挤脱出来。麻脸婆子说完这句话回头看了一眼蓝田的女人，蓝田的女人脸上一下就灰了，像雨中无人的街心。两只眼睛吹拂起秋后的风。麻脸婆子慌忙地说，我这话没别的意思。蓝田的女人回头时的动态像一只鸡，很突兀地笑起来，说出来的话历史结论一样五岁六岁：我的哪一只碗炖不得豆腐。

蓝田的铺子在十五那一个大集市遇上了实质性麻烦。和所有的集市一样，秣陵镇的集市一律安排在可以被五除尽的日子。无论是公历还是农历都不能解释这种选择。日子的遗传往往造就了规律。赶集的人依仗上天预备好了的满月把集市拖到了暮色上梢时。人们知道过了这一刻夜会再亮起来，一点不比白天差。蓝田

的铺子不知道麻烦即将来临。蓝田的女人晃动着两只大水奶，正在完成最后一笔贸易。蓝田的女人手把拼木门板预备打烊，高财主的下人走过来，大声说，妹子，拿十只大碗十只二碗，三少爷做十岁，急等呢。蓝田的女人一张脸提前被月光照亮了。她提了粗厚的草绳把一摞大碗递过去。她提得小心翼翼，任何红白喜事中饭碗是切切打不得的。瓷器的背脊在暮霭中流荡出孤青的光。交手与接手之间高财主下人的指尖出现一种严重企图。而后就咣当一声。是丧心病狂的咣当一声。T形巷口所有的声音就死了。聚了黑年手的月光，雪白瓷片四处飞窜，有一种被解放的幸福与酣畅。碎片在暮色中回光返照，炯炯有神。蓝田女人的手僵在那儿，保持现场造型。后来散集的人都听到了财主下人的一声鼻息：哼！鲜嫩的月光把人们悄悄送走了，鲜嫩的月光照出了空街瓷片的狰狞。秣陵镇人很快发现，饭碗破碎时面目可怖，长了尖长的牙。瓷器的溜光浑圆一开始就靠不住。难怪仇人用砸碗来诅咒仇人的喜庆。

蓝田的女人在烛光下告诉蓝田，事情坏了。蓝田宛如被窑烧过了一样沉默。蓝田的女人说，事情坏了。蓝田默然走近样品货架，随手操起一只碗。咣。又操起一只。咣。又操起一只。咣。整个满月的夜被那种迸裂声砸得星空浩瀚。

更糟糕的是第二天财主并没有上门。事实上，财主永远也没有上门。所有人都认为财主不可能善罢甘休，蓝田和他的女人当然更这样认为。预防和警惕的心态在外乡人夫妇的心中与日俱增，明天一样绵绵无期。

蓝田的铺子在一度萧条过后迎来了梅雨季节。天空永远是女人来红时的脸色，无目的的厌倦和无原因的无聊构成了另一种日常。瓦屋的青灰色瓦楞里长满了青灰色的瓦花，只有在夜间猫的

叫春声中才走进人们的想象。人们依靠嗅觉在梅雨季节里推算时辰，烧饼、油条以及麻团、熏烧的气味在细雨中难以扩散，沿着巷口告知人们何时宽衣解带何时上锅下厨。蓝田的女人在经历过一场心灵灾难后整日恍惚如梦。挂着两只大水奶子，歪着脖子，就那样看对门屋顶上的青灰瓦花。整个梅雨季节好像就为她一个人准备的，她就那样闻着铺子里的霉味，让一个又一个飘散梅雨的日子在失神的眼中纷飞如风。

蓝田在旷日持久的缺席之后突然出现。那一天晴，东南风一至二级。最高温度十九摄氏度，最低温度十一摄氏度。蓝田出现在秣陵镇的这一天脸上晴空万里。他的铺子一开门就迎来了哗啦哗啦的阳光。人们站在蓝田的铺子前惊呆了，铺子撤走了瓷器，三面墙挂满了镜面与玻璃，干净和雪白的光照亮了所有空间，巷子也挂到最高一排的镜面里去了，青石路面和行人一律斜过来四十五度，世界的秩序全乱套了。围过来很多人，蓝田亲自站柜，他在两排墙的镜子中间拉成了两道对称的身体长廊，他的女人退在后面，烘托出蓝田呼风唤雨的举手投足。蓝田大声说，快来买，透明的玻璃，不透明的是镜子，玻璃装在窗子上，又不透风又不渗雨。一个女人在人群里说，家里的事全让人家看去喽！大伙一阵哄笑，蓝田也笑。蓝田说，不要紧，灯一熄别人什么也看不见。大伙又一阵哄笑，蓝田的女人也笑。不过一定有人注意到，蓝田女人的表情有点怪异，玻璃一样随喜喧闹，却也玻璃一样清冽易碎。但蓝田的样子充满自信。他相信贸易的革命会带来一连串的革命。

日子一亮丽蓝田的女人就会追忆展玉蓉。那个未谋一面的传说中的女人占据了蓝田女人的全部憧憬。她一次又一次坐在门口的凳子上，跷着腿抱住膝盖，十只指头交叉在一块，她自己就发